

知青曼陀罗第一部

迷

在
东
方
的
彩
云
间

"老插"时的腥风血雨，
"洋插"时的冰血寒风，
刮出了一隅东方的彩虹……

赵群 / 著

中国时代出版社

迷失

在
东
方
的
彩
云
间

愛新覺羅毓嶠 署



失在东方的彩云间 群

责任编辑：韩继忠 杨玉阑

责任校对：寒 帅 张 琳

装帧设计：佟 丽

书名题字：爱新觉罗·毓嶙

插图设计：田海鹏

出版单位：中国时代出版社

地 址：中国香港九龙尖沙咀河内道5号
普基商业中心10楼1001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299千字

印 张：12.25

版 次：2004年3月第一版

书 号：ISBN988-97525-6-5

定 价：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 一 章	血染的风衣 - - - - -	1
第 二 章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	34
第 三 章	女人的味道 - - - - -	63
第 四 章	文革残梦 - - - - -	84
第 五 章	二号库里的秘密 - - - - -	111
第 六 章	黑白经纬 - - - - -	150
第 七 章	卧底的小海猫 - - - - -	180
第 八 章	反物质的世界 - - - - -	217
第 九 章	落花有恨 - - - - -	250
第 十 章	转折 - - - - -	277
第十一章	完美犯罪哲学 - - - - -	313
第十二章	北方狐的踪迹 - - - - -	347





第一章 血染的风衣

1986年4月8日星期二，日本东京。

春天，当太平洋一侧的暖高压与日本海一侧的低气压形成对流时，潮润的南风，就会热情的簇拥着水蒸气兑变成各种形态的云，有层积云、棉花云、雷雨云……在东方日辉的映照下，五彩缤纷，绚丽夺目，翩翩起舞。不久，随着这股气流和温差的拉大，日本列岛上的樱花，亦会在吐出尖雷之后，欢快地以每日20至30公里的速度由南向北、由山脚向山上盛开，并推移出一片片芬芳、粉艳的花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彩云玉女”和“樱花多米诺”现象。

这天，关东地区又迎来了一场稀稀沥沥的闹春小雨，把东京市内刚刚绽放出娇瓣的樱花，从头到脚都轻柔地冲洗一遍，给这座妩媚妖艳的城市带来了不可多得的馨香。

罗新宇，日本明光产业公司的一名职员，六个月前从北京调到东京总部工作的年青人，掐着表，晚9点正，一走出下总中山宿舍楼的大门，就一路小跑着奔向了西船桥电车站。八分钟后，只见他在检票口处晃动了一下月票，随之亦匆匆地沿着导入护拦挤进了站台，接着又一个箭步跨上了正要关门向西行驶的总武线快车。

罗新宇今年三十四周岁，身高一米七二，体重七十三点五公斤，很像是这列快车的自动关门“传感器”，随着他的后腿收进车厢内的瞬间，车门也发出轻“吻”之声，将他吸了进去。而后，他轻灵地踩着电车启动时发出的渐变节律，找到一处车厢

与车厢通道口旁边的扶手，站稳脚跟，这才嘘出一口舒心长气。

他要在晚10点前，赶到真满宫饭店去会见一位“偶像”级的老朋友郑美芳，现在的日本名字叫“井内美芳”，也是那座饭店的老板娘，他们已经足足有二十多年未见面了。

昨天上午，罗新宇接到两份用大信封塞得满满的邮件。一份是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目前在横滨健康事业促进团打工的巴长江发来的，说又帮他找到了一份业余翻译工作，每翻译一千字付稿酬四千日元，并将一篇足有一万来字的医学论文托付给了他。这对于带着“淘金、镀金”的初衷而来日本的他，无疑是个难得的赚钱机会。他掂量了一下，“嘿嘿”地偷着乐起来，看来最多四个晚上，每晚只要花上4个小时就能轻松地赚到四万日元！喔呼，善哉，真是美差！

另一份是恩师姜晚成老先生从北京发来的，也是沉甸甸的一叠，而且大部分都是复印件。令他吃惊不小的是，内容居然都是围绕着“井内美芳”的报道和记事。姜老虽说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仍然担当着《商海印书馆》的副总编，并且还兼任着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罗新宇就是在大学期间，听过姜老的几次讲座后，颇受启迪，于是才每星期都要抽出一个半天去姜老家中讨教的。这么一来，久而久之，最擅长拍老者马屁的他，竟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姜老的“关门弟子”。姜老在信中说，他无意之中发现了一篇有关日本真满宫饭店和郑美芳近况的文章，由于记起罗新宇当年与郑美芳还曾有过一段“蹇脚恋”，于是就特地将那篇文章和一些他所能搜集到的资料，都复印下来寄给了罗新宇。这个大熊猫，不仅记忆力蛮好，还满可爱、满认真的叫人受不了！

郑美芳1948年出生于上海。在她还未满百天的时候，其生父袁克兢就被蒋介石的军统局以“汉奸罪、通匪罪”抓捕起来。1948年的上海《大公报》上曾描述过其父，说袁氏是个“神通



广大”的江南商人。其母原姓宫崎，名澄子，出身于日本北九州的一个“武士”世家。在其父被抓捕期间，曾苦心积虑地奔走斡旋，倾囊求救，甚至不惜为此而向一位国民党“要员”献了身。孰知那位“要员”既喜欢金钱美女，又不失“党国原则”，最后还是在纪念“九·一八”国耻日的那天，让袁克兢上了绞刑架，并没收了袁氏全部财产。接着，祸不单行，就在澄子荡尽家私料理丈夫后事之际，留守的保姆一看大势已去，也落井下石，先将八个月的小美芳卖给了人贩子，而后又将家中所有“细软”搜刮一空，不辞而别……

1948年的深秋，澄子在千方百计寻觅女儿无果、且又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几乎沦落为街头乞丐，最后只好悲凄地随着遣送日本难民的货轮回国，埋下了失去丈夫、女儿的怨恨和遗憾。

从此以后，小美芳几经辗转被倒卖，不过最后还算幸运，被卖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一个无儿无女的郑氏教师家庭。由于她天资聪慧和养父母的精心栽培，1964年，未满十七周岁的她从少年体校乒乓球班脱颖而出，一跃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省级乒乓球运动员，并多次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国家青年队的集训。

1965年，郑美芳随黑龙江省体协代表队，来到东京参加国际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可以说是命运宿星的又一次不悛安排吧，对来自中国的任何消息、线索都不放过的澄子（此时澄子已再嫁于日本参议院议员井内宽，并生有两子。），竟然凭借着冥冥的灵感和山口组的私家侦探，将女儿辨认了出来。没过两天，郑美芳就在一起精心策划的“绑架”案中失踪。当年的这起“绑架乎？叛逃乎？”的事件，在两国小报上被炒得沸沸扬扬，足足过了半年有余才销声匿迹。

1980年，根据日本的“相续税法”，已经拥有了日本国籍和继父井内宽十分之一财产的井内美芳，与好友、女作家川上洋子的思路不谋而合，做出了震惊日本旅游业的大手笔，既由井内美芳把旗下不动产之一的真满宫饭店重新装修，以“爱情主题大饭店”为概念进行商业策划和炒作，再由川上洋子每个月

撰写一篇题为“女体蕊香”的连篇小说，登载在“宝石文艺”月刊上。

作家在小说中塑造的是一个名叫“黑木静子”的、专攻世界文学史的女大学生，被饭店内每个房间中的独特的艺术氛围所深深地吸引住了。原来，饭店里的299套客房，代表了299部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每套客房里不仅摆放有名著的精装本，相关的背景资料，还由年青的漫画家用生花妙笔勾勒出名著的主题和爱情场景漫画，让年轻人无须浪费时间，无须通过大块大块的文字描写，就能一目了然地对文学名著进行理解、碰撞和寻绎。

接着作家大胆地剖析“黑木静子”的精神世界，巧妙地杜撰出她在299间客房中，不停顿地扮演着不同风格的女主角，纵情地与社会上方方面的名流、成功人士、英姿万态的男子去云雨施爱的新故事。

“黑木静子”感怀不尽地把这299套房间，都称之为她的“梦幻小屋”，每个小屋里都装满了她罗曼罗兰式的爱情诗篇。于是真满宫饭店就成了男人猎艳、女人傍大款的“爱情主题大饭店”，只要你光临到此，就会有“知心人”出现，就会有“刻骨铭心”的艳遇，就会有“神秘人物”伸出慷慨之手，把急于成名的花季少女一夜之间捧为明星，送上歌坛、影视圈，并且还会把这些故事改编成电视散文加以大肆渲染……

这样一来，小说和TV散文前后呼应着一出台，煞是让日本的年轻一代们倍感新意，纷纷来到“爱情主题大饭店”，仿效着小说中的情节去体味一番。于是乎，真满宫饭店的名声大震，不仅客房出租率直线攀升、常常爆满，就连庭院内也参参差差地搭起了一些“鲜桃状”、“乳房状”、“松茸状”的充气帐篷，供慕名而来的情侣们下榻，继之鼓励他们在TV散文（不如说是“性爱指导教官”）的情调中，去完成各种状态下的性爱高潮和幻爱意境……

姜晚成老先生拜读到的那篇有关郑美芳近况的文章，正是出自原井内宽的秘书，现任日本东邦物产公司驻北京办事处首席



代表久我太郎之手。原来，姜老与井内宽、还有日本前阁僚大臣渡边美智雄、明光产业前社长大仓德治（也是罗新宇父亲当年的中学同学），他们都是日本一桥大学出身的同窗好友。怪不得姜老先生要站在父辈的立场上，把弟子“偶像情人”的近况整理出来，通通寄给了罗新宇。

接到老师来信后的中午，罗新宇就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真满宫饭店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刚好井内美芳在。说实话，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井内的记忆力也居然是那样的好，还没有容得上忐忑不安的他说出第二句寒暄话来，那边的“郑美芳”已经惊讶、兴奋之余，连珠炮似地嚷叫起来。

“啊呀呀！你就是那个、那个曾陪我练过球、游过泳、吃西餐、爬上香山看红叶的那个那个小萝卜头对吗？记得，当然记得！你是我的‘第一次’吗，怎么忘得掉呢？真想死我了！哎，你不是叫罗心宁吗？怎么又改名叫罗新宇了呢？屈指一数，已经二十多年没见了啊，你过得怎么样？还好吗？赶紧跟姐姐说说，你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喔，应该有三十出头了吧？对了，让我算算，那年你——十三岁，呀，今年三十四了啊！哈哈，当年的小老鼠萝卜（日语水萝卜的意思），现在一定长成大根（日语大萝卜的意思）壮萝卜了吧！哦，对不起，姐姐总是这样一兴奋，就开始天真无邪地说蠢话了，你可别在意啊，好吗？别在意，就像……”

“就像当年一样，跟我妈说你要娶我，我妈告诉你说，那不叫娶，那叫‘招’，叫招小女婿！”

罗新宇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插话机会，而且是在一直拿着话机不敢坐下的情况下。

“呀！嘿嘿、嘻嘻，连这样的情节你还记着哪，真叫人不好意思，简直像被扒光了似的什么都暴露了……后来，你妈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把我看毛了，我就自以为是地全招了。我冲着你妈大叫一声：您等着瞧吧，林姨，我一定要‘娶’你家心宁，除非他先‘嫁’给别的女人！哈哈哈、哈哈……那是多么朦朦胧

胧的年代呀，现在想起来心里还麻酥酥的痒痒着呐……”

井内美芳似乎又完全陶醉进逝去的云烟中了。

“美芳姐的性格还是那样爽朗，那样春风化雨般的亲切，那样……”

“那样什么呀？快说快说！女人最喜欢听甜言蜜语了，尤其是到了人老珠黄的年纪！那样怎么了？不说可用乒乓球拍子打你的屁股了……”

井内说话的语调还是那么霸气，就好像还活跃在球场上一样。

“那样叫人着迷呗！真想马上就见到你，当面欣赏你的风采。还有，听说你的事业如日中天，替你高兴，也想当面道贺……”

“哈哈哈哈哈，真是长大了呀，会哄人了咳！姐姐听了这几句话啊，简直快晕过去了。哈哈……”

电话那边的井内美芳，又是一痛开怀大笑。

他们约好了第二天晚上10点在真满宫饭店见。她说她不仅白天全天的日程都排满了，而且晚上6点至7点半还要去参加大韩航空公司的鸡尾酒会；8点至9点要和波多岛设计公司的讨论大阪分店的设计方案；9点至9点45分要去奥黛丽·赫本美体健身俱乐部，只有晚10点以后才有空儿。后天呢，业已订好了一早飞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班机，生活规律和生物钟几乎完全黑白颠倒地改变了，常常夜里3点以后才睡觉……

电车开始保持匀速前进，车厢里的氛围催人冥想，促人欲睡。此时的罗新宇，由于根本想象不出井内美芳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而索性不去想她了，只希望随着这快速电车的奏鸣曲，松弛一下他那几乎被日本人同化了的板块式思维。他用眼角藐视了一遍身边的这些帝国臣民们，然后将目光转向了坐在面前的一位穿着中学生校服的女孩儿身上。



女孩儿像是刚刚下了夜校，双手将一个透明的塑料小书包紧紧地抱在怀里，书包里面清晰地映现出厚厚的英文课本和一个简易笔盒。她似乎在尽力地放松着心态暇想着什么，目光垂视着脚尖儿，无精打采。罗新宇并没有对这个女孩儿的毫无天真、烂漫的面孔上顶着的一头金发产生好奇，这固然未能让他马上判断出，女孩究竟是亚洲血统，还是“混血”后裔。看来，当人们身处异国他乡时，对人种的东西方概念将会淡化，相反，对东西方的“人权”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差别却格外留意。

罗新宇的脑海里又浮现出来到日本不久后，第一次单独到下属工厂谈业务，在金泽市的旅游景点邂遇到一个叫“吉永贵美”的大女孩时的情景。

金泽市距日本海的岸边仅有几公里，是一座古朴、典雅、且富有个性的历史名城。

罗新宇为了赶上星期一的接待日，也是为了能有一个工作、旅游一箭双雕的机会，星期天一大早就起了程，足足坐了近六个小时的车，临近中午12点时才赶到了当地最有名气的香林坊街。虽然天气预报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但一路上依然是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远处婆婆摇曳的海韵，正静谧地享受着阳光的抚爱，使大海的温柔胸膛舒展无垠。

“香林坊”，也是金泽市历史上繁华街的代名词。幕府时代风格的庙宇、店铺、酒馆、传统工艺品作坊和古香古色的盆景式庭院揉和在一起，足以让喜爱欣赏其美妙内涵的人们乐此不疲、如醉如痴、流连忘返。

香林坊街里最有名的观光景点要算是“天狗店”了，那是一家规模相对较大的综合性店铺，尤以大门旁侧的檐下悬挂着的三尺高的红色天狗面具、以及它伸延出有五尺长的天狗鼻子而著称。“天狗”是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会飞，属吉祥物，类似中国的麒麟，所以每到节假日，那里总要熙熙攘攘





地簇拥着一些游客和原始图腾崇拜的人群。罗新宇也像诸多好奇的游客一样，来到店门前，情不自禁地用左手摸了摸它已经无数次地被顶礼膜拜者们摸得争光发亮的大鼻子，然后若有所思地走进对面的一家小餐馆，想一边美食畅饮一番的同时，一边再通过正面形象，仔细地品味一下“天狗”面具的神威。然而当他进入了那家餐馆后，才发现英雄所见略同，里面早已人声鼎沸地坐满了客人。而客人们呢，也正像罗新宇听说过的和始料到的，齐刷刷的，几乎都是年青女性。罗新宇赶紧找到靠窗边的一个单人位子坐下，订了一瓶啤酒和一盘寿司吃起来。

本来，一名男士若是置身于数名瑰丽多姿的年轻女性们中间，那种感觉是很骄傲、很美好的，但是罗新宇今天对自己的境遇却略感不适。因为这些女性之所以能够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其目的性已经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参拜天狗君的大鼻子！那完全是基于强烈的生殖欲望而发泄出来的原始冲动，饱含着对男性生殖器的虔诚崇拜。

与其说是本能，不如说是人类生物学的基本法则，他的视觉、听觉、感觉、嗅觉乃至幻觉机器全部运转起来。

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曾听“左撇子”王威平老师神侃过有关“天狗吞日”、“天狗娶亲”的日本民间故事。王老师很有侃的资本，昭和十四年（1939年）留学于日本京都大学美术系，听说没毕业就娶了房东家的女儿、一个签约“模特”当媳妇儿。他先是豪爽地同意为艺术而割爱，让媳妇儿白玉般的裸体上了画册，后来又让媳妇儿在当年风靡日本全岛的电影“小红鞋”里做替身演员，过足了脱星瘾（王老师的一个亲戚和日本大导演黑泽明曾是同学）。这下可着着实实地让那个日本女人对王老师崇拜得五体投地，为他下出了两个小“天狗”君。

昭和十九年（1944年），王老师为了生计，不得不去给大仓电影公司画室外海报。他站在三层楼高的杉槁架子上，一不小



心，将蘸满浓彩的画笔蹭到了高压线上，顿时，一股蓝光和黑烟乍起，楞是把他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击掉了半截，并且还牵着他下身儿的“天狗”鼻子也塌了架，得了阳萎症。这么一来，王老师只好丢了饭碗，放弃了日本的一切，昭和二十二年时（1947年）蔫不出遛地跑回了中国。当然也有人说，先是那个当模特的老婆被几个美国大兵“包了月”，然后蹬了王老师，王老师才一气之下回的国。不管怎么说，那个日本女人崇拜来、崇拜去，最后还是崇拜起美国大兵的生殖器。

1977年，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恢复了高等教育，全方位地改善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背景和条件，王老师这才又被重新启用，当上了日语教授。每当王老师用流利的日语调侃生活中的风流韵事时，男生们的睾丸素就会明显地增加，课堂上下的气氛也会更加融洽，教、学相长的效果也会立杆见影起来……

“天狗君的大鼻子立起来比人高，最后进化到了‘象鼻子’的长度，说明此君做爱疯狂。你想啊，如果鼻孔小了，狭窄的鼻腔道，怎么能满足疯狂时的肺活量的需求呢？谁都晓得，人体有三个孔道，口腔与肛门相通，那么鼻子就是与生殖器相通啦，性感带一脉相承喽。再说了，男欢女爱，取‘长’补‘短’，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善事嘛。还有啊，爱到极限，必生邪念，那更是爱情生物学的基本精神法则，于是后来呢，长鼻子也就派上大用处了，专拱那私密之处……总之，女人喜欢鼻子胜过了舌头，喜欢硬的胜过了软的，埃及艳后克罗奥帕蒂娜就曾说过，不会用鼻子调情的男人讨不到女人真正的欢心……”

好在他们学的是日语专业，同班的女生们并没有像男生们那样大胆，在课堂上就敢去臆想什么“做爱”呀、“鼻子”呀、“生殖器”和“性感带”呀这类汉语结构上的意境，还没有发生过像日本中学生“破瓜俱乐部”里那样的“处女大扫荡”。

在王老师“鼻子论”的教导下，罗新宇明白了为什么日本女人出嫁前，往往要由母亲陪着、或是女孩子们结伴儿一同来到天



狗君的面前，用手摸一下它的长鼻子。原来，她们是在祈愿上天赐与幸福，多生健康贵子。罗新宇更感到受益匪浅的是，王威平老师言传身教地道出了“大鼻子”和“小鬼子”们的生存观、道德观、价值观。那种最原始的、具有永恒意义的荷尔蒙级别的微弱蠕动，正是人类发动暴风骤雨般的战争，去相互杀戮的“勃起论”的本源……

“我要抗议！不带小男生一起来参拜‘狗哥哥’太意思了……”

一声并不太高亢但却很脆美的喊声从旁边的餐桌传过来，声音中略显出矫揉造作。

“不行，抗议不成立！大家定好了事情就不要反悔嘛。再说了，小男生就是‘小狗狗’呀，带着‘小狗狗’来参拜‘大狗狗’，他们会自卑的唉。”

“嘿、嘿，别压制民主嘛，让她吐露吐露心声好啦。”

五个好像是短期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突然盘旋着抬高了她们谈话的声调，吸引着罗新宇赶紧咽下一大口啤酒竖耳恭听。

“我说带上岩田、前岛他们来就好了吧，可是你们硬是不同意。什么怕偏离参拜‘狗哥哥’的主题啦；怕影响我们全体告别少女之夜的情绪啦；还怕什么在法国留学的尾崎、望月二位胡思乱想了呀。怕、怕、怕，怕什么？要是我们的理想、浪漫都让‘怕’给毙掉了，我们不还是要重蹈妈妈辈儿的复辙吗？大家一起玩儿多开心！光会当机器人似的家庭主妇和男人的小便器，多悲哀！多没劲！”

刚才大喊“抗议”的那个女孩儿，丝毫不戒备餐厅内还有异性，像只求偶期的雌鸟，喋喋嗔叫。

“说什么那呀？贵美！真难听。应该说男人是我们的润肤露和肌体蛋白食物链才对啊。”

她的反驳方也不示弱。

“得了，别惜香怜玉的了。忘了上次前岛君SOS求救，说你口食‘大天狗’给噎住了，全灌进气管里去了，哈哈哈……”

被称做贵美的女孩依然快嘴快舌地独占熬头。

“嘿、嘿！小声点儿，这可不是在评选电视性感主持人呐……”

听着她们的贫嘴斗舌和嘎、嘎、嘎前仰后合的嘻笑声，罗新宇被“振撼”得五体投地，幸亏还没来得及喝第二口啤酒，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被呛着、灌进气管里再喷出来，出现尴尬局面。

“啊呀，快看！西边儿天上飘过来一小块乌云，恐怕要下‘阵雨’啦！”

贵美又喊叫起来。不过这次却丝毫没有了矫揉造作的部分，补充进去的，全部是天真、稚嫩的甜美颤音。

朗朗晴空，转瞬既雨。这可能是海滨城市交响乐中最不协调的咏叹调。

女孩儿的心，秋月的云。这也可能是男人的情商永远悟不出所以然的盲区。

借着观察外面雨势的心情转换，罗新宇好像又重新找回了当年“拍婆子”的自信。他开始情有独衷地、热切地审视起这位雌激素猛力吹塑起来的性感女孩儿：一头齐楚楚的短发，前帘儿卷曲着搭在额头中间，发根底部朝着下鄂翘起，从侧面看上去，其造型颇像个黑体字的“大问号”。大问号衬托出的白皙滑嫩的面颊和颈部，又好像是一块被剥开的煮熟的鹅蛋青儿。而那双极富有冲动和挑逗性的大眼睛，每每在话题勾起笑意的时候，就闪现出双重黑眸的影子，显得狡黠、娇嗔异常，颇让读者愈感深不可测。还有，女孩坚挺的双乳藏在一件粉红色的牛仔夹克衫里，夹克衫的胸前挂满了小风铃似的晶莹闪烁的贝壳珠，贝壳珠群体镶画出两道海鸥展翅飞翔式的V型图案，恰到好处地将一个“新新人类”的懿雅大方，全部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丰满、迷人的前胸上……喔，似曾见过？还是在哪部电影里？



古希腊人曾用他们的美学意识，创造出了像维纳斯、阿夫罗狄蒂那样的美神，乳房羞嫣，腰部与臀部丰腴圆浑，暗示着男人们可以尽情地去想像着，从她们身上吮吸到人生所有的七彩内涵和永不言腻的情欲。而中国人的美学观念，却可以说是从历代才子佳人的情怀里飞出来，然后再融汇进天人合一的佳境中，让“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和“步莲风骚醉春华”的武则天，有机会大胆地用她们高耸的酥胸，去操纵美学浪漫的另一面，把男人们的炽热肉欲狠狠地压在江山社稷底下……

然而日本女人的“美”，在中国人的传统意念中，却始终将它归纳为了一个字，那就是“性”。

这一点，怨不得中国人的偏见，谁让那个曾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威尼斯金狮奖的著名大导演黑泽明拍了部《罗生门》呢？

罗新字的记忆因子，一下子又被《罗生门》中的那个女人的强情因子所激活。

“噢，原来在那部电影里……”

这两个女人的侧面形像太接近了，特别是说起话来时那两片小嘴唇的鼓动，始终勃发着一种野性的呼唤，在“欲海”上空回荡……但愿这个女孩儿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性以外，还有其他的无德之才。

餐厅外的小阵雨果真下起来了，有点像是冒失的小伙子一不小心得罪了少女的心，“哗——”地让她流出了眼泪，给大家带来了一丝不快。不过，随后又像是追求“生理平衡”一样，马上又演出了一场另类的“雨中曲”，给大家带来了一刻诙谐的偷笑。

罗新字先是看到一个穿着日本和服、头上缠着白布条、手拿话筒的男青年，从远处跑过来，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扛着摄像器材的人。他们径直奔到天狗君的面前，罗新宇这才听清了手拿话筒的主持人的演讲。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天狗神君……”

主持人抬起了手，似乎像是要遮雨，又像是要与天狗的鼻